

粤BA粤超 双赛燃广东

从“万亩虾塘”到粤BA赛场,阳江“龙虾球王”梁家俊的“斜杠人生” 最会养虾的球员 最会打球的塘主

文/羊城晚报记者 郝浩宇 图/羊城晚报记者 王潇

一脸温暖的笑容,戴着一副眼镜,“文质彬彬”是梁家俊给人留下的第一印象。但当这位身高1.92米的小伙穿上阳江队的战袍站上粤BA的赛场,他不知疲倦的奔跑和积极的拼抢又让人看到了他的凶狠、顽强以及对胜利的渴望。梁家俊的“反差”不仅体现在外表,作为草根篮球运动员的他,有着一份略显特别的职业——龙虾养殖塘主。也正因此,梁家俊被不少阳江球迷亲切地称为“龙虾球王”。

从阳江队的主场阳江体育馆向西出发,沿广南线行驶约50公里,便可抵达阳江市阳西县,这里是梁家俊的家乡,也是他的龙虾养殖塘所在地。梁家俊养殖的是一种名为“澳洲蓝龙”的小龙虾,养殖塘有近百亩,产品不仅销往广东省内,还卖到了上海、北京、新疆等更远的地方。

龙虾养殖塘已经成为梁家俊除篮球场外的另一片“舒适区”。带上防晒头笠,梁家俊一边往塘里抛洒喂养龙虾的玉米饲料,一边介绍着他养殖龙虾的经验,言语中满是骄傲。

“半途出家”养龙虾,无心插柳打篮球

在养殖行业,梁家俊可以说是“半途出家”。在大学时期,梁家俊学的是平面设计,但他觉得自己创业更加自由,再加上当时家里有养殖龙虾的条件和技术支持,他便选择了回到家乡。据梁家俊介绍,他的龙虾养殖之路并非一帆风顺。“一开始由于没有经验,养殖路上也出过这样那样的差错,但好在我坚持了下来,现在养殖塘已经步入正轨,龙虾的产量和品质都很有保障。”

梁家俊的篮球生涯和龙虾养殖事业类似,似乎都是无心插柳的结果。在大学之前,梁家俊只是像广东无数热爱篮球的少年一样,在闲暇时间活跃于球场,从未接受过专业的篮球训练。直到上了大学,梁家俊加入了学校的篮球社和校队,篮球才更多占据了他的生活。“当时真的是一天三练,我觉得自己都有点上头了!”梁家俊说,“我好胜心比较强,就想着要尽我所能把球打好,天天苦练,技术提升得很快。”

篮球场上的汗水不会说谎。读完大一的梁家俊回到家乡,大家惊奇地发现他的篮球技能有了巨大的提升,“之前大家都觉得我(篮球)打得很一般,但是那个假期一回来很多人都和我说:‘怎么突然打不过你了?’”梁家俊笑着说。就这样,梁家俊逐渐在阳西县的篮球圈崭露头角,并得到了阳江市篮球队的关注,获得了代表阳江站上粤BA舞台的机会。

“只要上场,我就会拼尽全力”

几乎每天早上8时,梁家俊都会来到自家的虾塘,一待就是一天。加入阳江队后,梁家俊本就充实的生活变得更加忙碌。阳江队开启粤BA备战后,梁家俊每周都会至少抽出三天赶赴位于市区的体育馆备战,往返车程就要两个多小时,但他对此毫无怨言。“我既热爱篮球,也热爱养龙虾,所以我根本不觉得累。能穿上阳江队的球衣站上粤BA这样的舞台,对我而言是一件非常骄傲的事。”梁家俊坦率地说。

在去年的广东省男篮联赛中,获得



梁家俊在训练中

第5名的阳江队创造了建队以来的最佳战绩。不过在今天的粤BA,几名主力球员的离队影响了阳江队的实力,他们在前两轮遭遇了连败。在篮球场上身高并不突出的梁家俊承担了支撑阳江队内线的重任,对此他颇感压力:“比赛会很困难,但只要上场,我就会拼尽全力。”

在采访过程中,“拼尽全力”是梁家俊最常挂在嘴边的话,无论在篮球场上还是生活中,他都把这四个字视为信条。在梁家俊看来,打篮球和养龙虾看似是两件风马牛不相及的事,但也有共通之处。“从事养殖行业教会我要用心、勤奋,这是篮球场上不可或缺;而打篮球让我学会要努力坚持,面对困难绝不放弃,这在我的人生道路上也是非常重要的。”

记者手记

粤BA最动人的底色 是让普通人亦能发光

从阳西县的万亩虾塘,到粤BA赛场的聚光灯下,梁家俊用他的“斜杠人生”诠释着一种朴素的信念:热爱无关出身,拼搏不论身份。在广东,像梁家俊一样的草根球员有很多。他们是养殖户、宠物店老板、学校老师,平日里在各自的岗位上默默耕耘,但当哨声响起,他们披上战袍,便化身赛场上为家乡城市全力以赴的战士。

这正是粤BA最动人的底色。它不只是一项赛事,更是一个让无数平凡人发光发热的舞台。在这里,职业与非职业的界限被模糊,篮球回归到最本真的模样——那是少年时代在水泥球场上挥洒的汗水,是代表家乡出战时涌动的荣光。当草根球员成为城市篮球的符号,粤BA所承载的早已超越了胜负本身,这片赛场为每一位热爱生活、敢闯敢拼的普通人而亮。

粤BA常规赛第二轮成绩单出炉

东莞等六队连胜领跑 多场比赛竞争激烈

羊城晚报讯 记者郝浩宇报道:经过两轮常规赛角逐,2026年广东省城市篮球联赛(粤BA)21支参赛队伍已悉数亮相。目前,东区球队东莞、深圳,西区球队湛江、珠海、佛山、中山取得两连胜,分别领跑东西区积分榜。

在前两轮的20场比赛中,多场较量至最后时刻,分差在10分以内的比赛共有9场:揭幕战中山3分险胜广州;潮州对阵惠州的比赛诞生首个压哨绝杀;联赛更连续两轮上演“双加时”,首轮云浮主场7分力克肇庆,次轮珠海客场1分险胜江门。

根据赛制,东区、西区前2名队伍将直接晋级八强赛,各分区3-6名队伍通过交叉附加赛,争夺剩余4个八强名额。

据广东省篮协消息,为切实保障运动员日常生活,尊重公序良俗,清明节期间不进行比赛。短暂休整后,粤BA常规赛第三轮于4月11日回归。

东区竞赛积分榜				
排名	球队	胜	负	积分
1	东莞	2	0	4
2	深圳	2	0	4
3	清远	1	1	3
4	揭阳	1	1	3
5	韶关	1	1	3
6	汕头	1	1	3
7	河源	1	1	3
8	潮州	1	0	2
9	惠州	0	2	2
10	梅州	0	2	2
11	汕尾	0	1	1

西区竞赛积分榜				
排名	球队	胜	负	积分
1	湛江	2	0	4
2	珠海	2	0	4
3	佛山	2	0	4
4	中山	2	0	4
5	云浮	1	1	3
6	广州	1	1	3
7	江门	0	2	2
8	肇庆	0	2	2
9	茂名	0	2	2
10	阳江	0	2	2

数据截至常规赛第二轮

看懂每一幅字背后的那个人

□陈天

当下书法界最受关注的话题,莫过于中央美院博导蔡梦霞的展览争议。有人欣赏其笔墨个性与探索勇气,也有人难以适应其强烈的个人面貌,但争论到最后,真正的核心并不在于技法高低,而在于一个更根本的事实:书法就是身份的反映,与身份充分绑定,不存在独立于身份之外的笔墨。

蔡梦霞本人具备不俗的艺术才情,书写生辣、有力度,不流于甜俗,也不固守陈旧范式,这样的创作应该说有其价值。问题在于,她的身上同时叠加了“书法博士、教授、博导”这样的头衔,而大家对这个身份的普遍期待,是法度严谨、文脉清晰、堪为示范。当书写气质与身份期待错位时,争议便产生了。

由此我想到清末两组人物的书法:曾国藩、李鸿章与洪秀全、石达开。我对他们并无立场偏好,也不以道德高下评判书法。仅从艺术气质看,我认为他们各有所长,也各有局限,差异的根源正是身份的自然流露。

曾国藩、李鸿章作为晚清重臣,身处士大夫体系与权力中枢,书法优点显而易见:法度谨严、气息沉静、结构端庄,传统修养深厚,文气与庙堂气兼备。但也正因身份带来的自律与克制,他们的书写偏于周全稳妥,个性有所收敛,稳重有余而真率不足。

洪秀全、石达开等人不在传统官僚体系之内,少了身份束缚,书写上气势开张、线条刚健,精神气质外露强烈,生命力饱满。相对而言,他们在传统笔墨的精致与内敛上有所不足,但这只是性格差异,并非优劣之分。很多人对这两人书法作品的褒贬,其实是欣赏者自身立场与偏见的投射,而非从书法本身的客观标准出发。也正因为如此,我始终坚决反对“丑书”这类简单粗暴的概念,书法本是多元人格呈现,不该被单一审美所定义。

这番对身份与书写的理解,也来自我在日本书道博物馆的深刻体验。馆

内历代名作众多,真正留在我记忆里的却只有两幅。

一幅是康熙皇帝早年临摹颜体的楷书长卷,通篇带着明显的习字痕迹,如同中小学生在初学练字一般,工整认真却不甚熟练,全然是初学阶段的状态。身为帝王,他的字必须端庄合礼、成为天下范本,身份压制了个性,笔墨虽规矩,却缺少书写的生气与自如;另一幅是馆内展出的无名氏平民家书,写信人是一位没受过教育、毫无书法功底的普通女性,只因深切思念远方的儿子,凭着一腔牵挂,笨拙地提笔书写,笔迹生拙朴素,没有任何章法可言,语言也直白粗浅。可正是这份不加修饰、发自内心的真情,让整封信格外动人,远胜诸多刻意雕琢的名家作品更有温度。

两相对比,道理一目了然:笔墨永远是身份的外化,有什么样的身份处境,就有什么样的书写气质。我们传统常说“字如其人”,还有一句流传甚广的话:“要写好字、画好画,首先是做人。”这话乍一听像外行人的评价,可细细一想,恰恰点破了真相——所谓“做人”,并不是简单的道德好坏,而是你以什么样的身份、立场、格局活在世上,你的审美、态度、位置、修为,都会自然而然流露在笔墨里。每个人都只能从自己的身份出发去表现,你的立场就是你的审美,你的审美就是你的笔墨,谁也逃不开。

这一点在当下书坛尤为现实。现在很多人从书法本科、专业院校出来的年轻人,技法扎实、书写娴熟,水平并不比名家逊色,可他们普遍面临一个共同困惑:写得再好,身份定位不清晰,依然难以立足。于是有人拼命在协会、单位、体制内谋求职位,用头衔给自己定位;更有甚者,选择改变身份,遁入空门,出家为僧、为道,以出家人的特殊身份为自己的书法寻找一席之地。这类例子看似极端,却格外鲜活,也格外真实——书法技术可以练出来,但身份带来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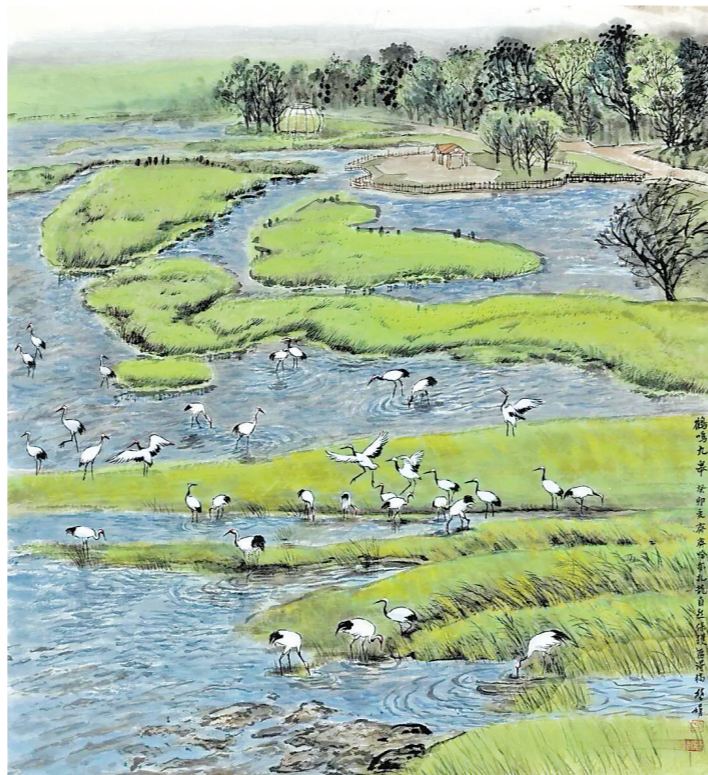
的认可度,无法仅靠笔墨替代。

学者王受之曾多次提到,美国并没有纯实践类的艺术博士或设计博士,创作类最高学位多为艺术硕士,研究型博士则偏向理论与史论,并不以“创作好坏”为标准。郑振铎当年更是直言反对将书法职业化、圈子化,认为书法是中国人普遍的文化修养,不该被少数人以身份垄断。可现实是,职称、学位、职位早已成为书写者身份的一部分,无法剥离。

日本书法家井上有一之所以令人触动,也正在于他身份的纯粹。他一生以艺术家的身份面对书写,没有教职约束,不迎合体制与潮流,笔墨充满表现主义的生命强度。我极为欣赏他的精神,但也始终认为他不可学,因为旁人可以模仿形式,却无法复制他的人生、心境与身份立场。他的字,就是他整个人的呈现,换一种身份,便不可能写出同样的气息。

说到底,书法从来不是独立的技术,而是人的延伸,是身份最直接、最诚实的反映。你是什么人,处在什么位置,秉持什么状态,你的字便自然呈现什么气象。蔡梦霞的争议、清代两组人物的书写差异、帝王习字与平民家书的对比,乃至当代年轻书家的身份焦虑,都在说明同一件事:笔墨无法独立于身份存在,人与字始终一体。

真正的艺术本真,不在于摆脱身份,而在于让身份与书写真诚对应,不伪装、不违和、不扭曲。认清书法与身份充分绑定这一事实,我们才能放下标签化的评判,真正看懂每一幅字背后,那个完整而真实的人。



鹤鸣(纸本设色) □方楚娟

把“限量版”活成“珍藏版”

□尹广

我将满六十六周岁。握着刻刀,在岭南印社社长馈赠的青田石上刻下“限量版”三个字,刀锋一滑,“版”字多了一道裂痕。我没有磨掉重刻,反而在边款题道:“瑕疵即真,绝版无改。”

这方印,是我对生命的理解,也是对父母的告解——他们走时,我都未能守在身旁。我在六十多岁时,成了孤儿,也成了“限量版”这一命题最痛切的见证者。

首先是时间属性。时间不是河流,是刻刀——每一刀下去,石屑纷飞,永不可再。即将六十六岁的我,是“限量版”,前无古人,后无来者。即便我能活到九十九岁,那个九十九岁的我也不是此刻的我,正如此刻的我不是十岁的我,不是那个在父母面前任性的我,不是我儿子抱回猫咪“点点”时的我。父母的离去,让我更痛切地理解“限量”的残酷。即便我在记忆中反复摩挲,那也只是“复刻”,带着时间的磨损。

“限量版”的悲剧在于:在失去后,才意识到它的价值。母亲瘫痪前,我总觉得她唠叨,嫌她问寒问暖太过琐碎,后来她不能讲话了,但她仍会颤巍巍走到我的床前看我;父亲也总爱打电话给我,在我每次离家时,他都会送我到门口,看我进电梯。我以为那是习惯,后来才懂得那是仪式——目送我远行。见一面,少一面。

我即将六十六岁,终于觉察到人生的“限量”。“点点”在脚边打盹,我抚摸它,抚过它棕黄的脸,抚过那块黑毛,特意在那依然洁白的鼻尖和依然粉嫩的鼻翼上停留——那里温润、柔软,像幼猫,像最初,像时间从未流逝。我知道这是“限量版”的陪伴,是它

的,也是我的。

我珍惜每一次与朋友的聚会交谈。踏青季节的木棉,我每日观望——今年红过,明年树或许还在,看树的人或许已不在。但我会记得那红,像记得“点点”鼻尖的白,记得父亲最后的眼神,记得母亲手心的温度。那是“限量版”中鲜活的证据。

六十六岁,是生命的下午。有人视之为余晖,我视之为“限量版”的高峰时刻。

年轻时,时间是“正计时”——向前看,觉得时间无穷;中年时,时间是“进行时”——被琐事淹没,时间成了被透支的信用卡;老年时,时间突然变成“倒计时”——开始计算,还有多少春天,还能写多少字,还能刻多少印,还能陪“点点”走多久……

这“倒计时”令人恐慌,也令人清醒。恐慌在于数字越来越小;清醒在于,既然数量有限,便必须提高质量。我开始拒绝无谓的应酬,不是傲慢,是“限量版”的自尊。我开始坚持写作与刻印,不是功利,是“限量版”的使命。

终极的平等倒逼我把“限量版”活成“珍藏版”——对自己诚实,对时间敬畏,对每一次负责,对“点点”的每一次呼噜回应,对它鼻尖那依然洁白的白、鼻翼那依然粉嫩的粉的每一次凝视。

“点点”是这些时刻的见证者,它看我刻印,看我写作,看我有时对着父母的照片发呆。它不懂我在做什么,但它懂“在场”——我在,它就在。它棕黄的脸在台灯下温暖,沉默,但那鼻尖的白毛偶尔闪烁,鼻翼的粉肉微微翕动,像我的刻刀在石上行走,像我的文字在纸上呼吸,像我在时间里留下的,固执的、鲜活的……痕迹。